



■吴奋勇

天高云阔,万木着色,露生微芒。清晨,叶尖上的露珠,“啪嗒”一声落进泥土里,这是秋天悄悄递来的晶莹情书。

村里,又是那个老人在念叨:“白露白茫茫,番薯垄头香。”

天刚蒙蒙亮,父亲就到田地里。镰刀“唰唰”割断墨绿的番薯藤,堆成小山似的,接着他抡起锄头,一下一下刨开泥土,再猛地一撬,嘿!一串紫红的番薯便带着星星点点的泥土,欢快地蹦了出来。它们圆润饱满,裹着一层薄薄的细泥,泛着温润的光,真如农谚说的“白露挖薯,金玉满堂”。母亲挑着畚箕赶来,眉眼含笑:“这白露的薯啊,最通人性,紧着往甜里长呢。”我凑过去,父亲便让我念新学的童谣:“白露点秋光,薯瓢赛蜜糖。阿嬷灶火旺,煨得满村香。”

父亲是村里的代课老师,他

露凝薯香时

总爱给我讲:“白露前后的番薯,是老天爷赏的甜。”经过春夏的阳光雨露,又赶上这昼夜温差大的时节,薯块里的淀粉都悄悄变成了蜜糖。他还说:“白露吃番薯,全年不胃酸。”那时我只当是句老话,后来才知道,这土里土气的话里,藏着大大的智慧。现代科学表明,番薯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,就像给肠胃请的小卫士,能把胃酸乖乖“降服”。

那时,我正在上小学。中午放学铃声一响,我书包一甩就往家跑,直奔厨房。掀开热气腾腾的尾鼎,也顾不上烫手,抓起一块番薯就往嘴里塞。软糯绵密的薯肉,甜丝丝的味道在舌尖化开,我烫得直哈气,却又舍不得放下。祖母偶尔会做咸饭。她把番薯削得干干净净,切成一厘米厚的圆片,整整齐齐码在米饭上沿的鼎边。饭熟了,番薯吸饱了咸饭的香气,咬一口,既有咸鲜,又有清甜,那滋味,至今想起来都要咽口水。

最有趣的是野炊。我们揣着自家拿的番薯,或是在田里寻摸些被遗漏的小薯,跑到村头的小树林捡枯枝,然后搭石灶,忙得满头大汗。等火苗“噼里啪啦”蹿起来,把番薯往里一埋,便开始疯跑疯闹。玩累

了,扒开热灰,掏出外皮焦黑而内里金黄的烤薯。剥开烫手的皮,热气裹着焦香、甜香扑面而来,咬上一口,软软糯糯,烫得直跺脚,却笑得合不拢嘴。

也有“小烦恼”。白露时节,家里总是忙得团团转。帮着摘番薯叶喂猪,切红薯晒薯干。薯块切成薄薄的片,铺在竹匾上,在秋阳下闪着金光,像摊开的书页。阿嬷一边忙活一边念叨:“这是把秋天的日头收起来呢。”到了冬天,抓上一把薯干,加点糖,煮成暖暖的甜汤,整个屋子都暖烘烘的。可小孩子哪坐得住,总惦记着玩,没少因为干活不专心挨骂。

后来我进了城,每年白露,总要去菜市场挑几个番薯。或切块与米同煮,熬一锅香甜的番薯粥;或简单蒸熟,品味最本真的甘甜。吃下去的哪里只是一口番薯的滋味,分明是对土地的敬畏,是剪不断的乡愁。

就在刚才,我路过街角的烤薯摊,青烟袅袅,甜香四溢。忽闻有人笑语:“白露了,该吃薯了。”我心里像是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,瞬间泪湿眼眶——原来那些“薯事”从未走远,它们藏在记忆深处,等一句时节的口令,便重新鲜活起来。

白露有信 核桃有约

■刘建峰

“白露到,竹竿摇,小小核桃满地跑。”小时候趴在奶奶膝头学的俗谚,像颗浸了蜜的糖,藏在记忆深处,一到白露就自动冒出来。

风刚褪了夏末的燥热,裹着秋凉吹过田埂,白留地那棵三十年的核桃树便有了动静,先前躲在枝叶间的青果,不知何时压得枝丫微沉,风一吹就轻轻晃动,像扎着绿围裙的小娃娃,急着探出头来打招呼。

打核桃是白露头等大事。前几天母亲就把竹筐、布袋在井边用皂角洗净,晾在铁丝上。父亲则踩着木梯,从阁楼翻出老竹竿,竹节处磨得发亮,他用粗布蘸井水擦拭好几遍,口中不停地念叨:“老伙计,今年多摇些果子。”我凑在旁边,一会儿仰头数数青果,一会儿低头摸摸布袋,盼着太阳快点升高。

等日头把树影缩短,父亲便搬木梯靠在树干上,慢慢爬到树上。他握住竹竿对准枝丫一扬,“噼里啪啦”的声响落下,青核桃裹着黏汁往下掉。有的砸在青石板上,青皮当场裂开道缝。有的滚到脚边,碰着鞋尖还会弹一下,像在跟人闹着玩似的。我和母亲举着竹筐在树下接,眼睛得时时盯着头顶,有时核桃没接住,“咚”地砸在背上,钝钝的疼,可看着满地乱滚的青果,还是忍不住笑出声。母亲总怕我被砸着,一手举着筐,一手拉着我往边上挪,自己却往树底下凑得更近,没过多久,她筐里的核桃就堆起了尖尖。

捡满筐后就是处理青皮。刚摘的核桃很黏,母亲把它们倒在墙角阴凉处,盖上一块洗旧的麻袋说:“捂两三天才好剥。”我总偷掀麻袋看,见青皮软皱开裂,用手一捏就掉,可汁儿沾手成黑印,肥皂、草木灰搓几遍都去不掉。我皱眉嫌丑,母亲却点我额头:“傻孩子,这是秋姑娘的印章,有它才叫收过核桃。”

剥硬壳用父亲做的小铁夹,手柄裹上旧布条防硌手。咔嚓一声,壳裂成两半,核桃仁裹着浅黄薄衣,露出雪白果肉。刚剥的核桃最鲜甜,嚼着有阳光暖香和泥土清润。母亲常撒进凉拌黄瓜里,脆爽配着鲜香。熬小米粥时丢一把,揭锅盖满厨房更是满屋飘香,喝一口心里热乎乎的。

我最惦记母亲做的核桃酥。她把核桃在石臼里捣成碎粒,再和面粉、猪油、绵白糖揉成团,搓成小丸子按扁,摆进铁烤盘,用麦秸秆小火烘。灶火温烧,甜香飘出,我总在灶台旁看。烤好的核桃酥金黄,母亲先递我一块,张嘴咬半口,烫得我直跳脚却舍不得扔掉,咬一口外皮掉渣,核桃仁化在嘴里,甜香能记好几天。

芦花白

■李盈

秋天的晨光透过窗棂,洒在书案一簇新采的芦花上。绒毛般的花序在微风里轻颤,恍若霜霞凝驻了时光。我拈起一枝细看,忽然想起《诗经》里那句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,先民望见的原是这般素白。

晨露未晞时,我常沿着城郊的水岸行走。秋日的风裹着荷残的清香,掠过渐黄的树梢,将阳光筛成碎金,恰如祖母温厚的手掌抚过面颊。芦苇丛就立在水湄,青绿底色已染上深浅不一的秋意,穗子由青转灰,继而透出银白,远望似一片流动的月光。它们时而低头私语,时而仰首翩跹,在碧水蓝天间勾勒出写意的线条——这是唯有秋风才能执笔绘就的画稿。

走近了,才发觉每株芦苇都有独特姿态。有的挺拔如戟,直指苍穹;有的柔韧如弓,俯吻清波。风过处,万千芦花同时摇曳,泛起细碎光斑,宛如星河坠入尘寰。我总疑心是水波倒灌进了天空,或是云朵

落进了湖心,否则如何解释这天地交融的幻美?偶尔有白鹭掠过苇丛,雪影与银絮齐飞,竟分不清孰为生灵孰为自然。

这样的景致总引我走向记忆深处。童年时,家乡的河滩生着密不见边的芦苇。秋深时节,我们赤脚奔进苇荡,争抢着撷取最丰盈的芦花。苇絮沾满衣发,笑声惊起栖鸟,我们将那些毛茸茸的花穗比作云朵,比作绵羊,比作老人银白的胡须。最简单的游戏往往最动人:鼓起腮帮吹散芦花,看它们乘着秋风漫舞,好似把整个童年的梦都托付给了远方。

如今书案上的这束芦花,便是从旧日河滩采来的。它们插在青瓷瓶里,素白映着天青,竟生出一派淡泊气象。友人见了总笑问:“何不插些艳色?秋海棠也好,木芙蓉也罢,总胜这寡淡的苇絮。”我只是笑笑。艳极之花固然夺目,但美到浓处便成了负累,要人殷勤照看,要人费心品评。芦花却不同,它自生在野水荒滩,得天地清气而生,承霜露精华而白,不乞人怜,不争春色,自在开

谢,默然成诗。

午后读书倦了,常对着芦花出神。看阳光穿过纤柔花序,在纸页上投下斑驳影迹,忽然懂得“一花一世界”的禅意。芦花的美不在个体而在集体,单看一枝不过素毫微尘,千万丛相聚却成波涛汹涌的雪浪。这像极了人间烟火——平凡众生各如苇絮微末,汇聚成流便有了改变山河的力量。

法国哲人帕斯卡尔说:“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。”秋深时节的芦苇尤具哲思气象:它们顶着霜白的花冠,根系深扎泥淖,枝干宁折不弯。风来时暂低首,风过处复挺立,这多像我们在世事风雨中的姿态。所有思考都发生在俯仰之间,所有成长都沉淀于浮沉之际。

回到书房,重新展读《诗经》。“蒹葭苍苍”四字在灯下泛着温润的光泽。原来先民歌咏的从来不只是秋水伊人,更是穿越三千岁月依然鲜活的生命情怀——我们在芦花飘雪的季节思考收获与失去,在素朴自然里找寻生活的本真,在俯仰天地时确认自我的价值。

